易象管窺

易象管窺卷之二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黄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始也塞也元大也萬物初萌固有必通之理

然氣運方塞非大振作之不能通而二陽得位

自足以相濟但小智私術非撥亂之具故利貞

輕進躁動乃僨事之由故勿用有攸往樹人廣

助實共濟之資故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坤一索而得乾之初九爲震剛始交于柔也再索而得乾之九二爲坎陽陷于陰是爲難生動震德也險坎地也不曰元亨而曰大亨主有爲而言謂大振作以通其塞也通之以正道則闓澤降而民物蘇如雨者天之潤澤必雷以動之則滂沱雲足滿盈于天地之間而品物咸亨此卦體之義也天運初開雜亂晦冥羣雄無主固宜作君以定之大勢既定又宜封建以維之此

主持天下之大機亨屯之要務也然封建之始羣心未帖國勢未固豈可遽謂安寧而忘戒懼哉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坎在震下則爲解澤今雲上雷下未能成雨膏澤未降枯槁未蘇故爲屯經綸即大亨之事治世猶治絲也治絲者在解其紛亂治民者在解其鬱結必區别其品類比合其離渙方有大通之漸子思曰惟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誠即貞也孔子先正名便是聖人經綸手段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磐大石漢文紀云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桓威武貌屯卦萬物始生爲開治之象初九一陽震動爲開治之主磐桓者狀其雄固剛健之才也利居貞者欲其志在救民行出于正則才與德稱非虎噬狼貪者流故曰雖磐桓志行正也是以天下之民歸心焉建侯有二義自民心言則渙散无主利初九之爲侯由初九言則羽翼未成利樹人以廣助彖傳所謂大亨貞

利建侯而不寧者如此以難進解磐桓者既失震體之義且亨屯開治亦非逡巡畏縮可濟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邅邅回不進之貌班分布之貌一車兩服兩驂則行分散不駕則難行矣六二陰柔中正居屯之世天下無主而初九以陽剛之才震動于下有志亨屯不爲草竊之行而求二以爲輔是婚媾也但草昧之際貞主難辨不爲苟從故邅回

之象如此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二
未應初之求如女子守貞不字至十年之久則
數窮理極必遇正應乃可字耳正應五也郎初
之自侯升爲天子者也正應故曰常反復也蓋
濡遲以待天下之定賢者固有定志耳
六三郎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郎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屯之時天下土崩民無常主有力者互相攫噬
所謂失鹿共逐之時也然戡亂靖難貴有其才
又有其輔斯可成功如獵者必得虞人相爲掎

角而後有獲六三本非陽剛之才而居震動之極妄意亨屯之業是志在得禽也但二四俱以陰柔相比初陽居貞而不與謀五非正應而不爲援如卽鹿而無虞人之助徒手入林彼非致死而與吾角則將挺而走險耳其奚獲之有故君子當見幾而舍不可妄進往則有羞吝而窮極不可復返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陰柔之才當屯難之世欲進不能故有班如之

象然與初爲正應是婚媾也初方有亨屯之志得民心之歸所謂撥亂反正之主也舍初奚往然謂之曰求見初之網羅豪傑非逋逃淵藪必擇人而用者四能求而往焉則不惟得所依歸亦可因之建豎故曰吉无不利然非有自知之明知人之哲惡能擇君而事哉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此初九自諸侯而升爲天子也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澤可遠施矣然尚未脫險而草昧建邦之

始天下猶多故萬國咸寧有志未逮故爲屯其膏施未光之象小柔道也因時制宜從容轉移之謂大剛道也釐弊剔蠹更張太驟之謂貞非凶道也但屯之貞宜小不宜大蓋芟夷創刱之始不可无振作之威故彖曰大亨貞平定安集之時不可无寬和之意故爻曰小貞吉老子云治天下如烹小鮮周官云刑新國用輕典此屯之治體也本義謂九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于下衆皆歸之則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志周公不善體之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屯之九五是亨屯之主也名位已定天下景從而上六以陰柔之才反居五上遲回顧慮不能相下則勢窮力極進退失據坐待死亡而已無聲出涕曰泣涕盡而繼之以血窮極也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者混沌未分知識未起此人生而靜本體惟

赤子時爲最眞故曰童蒙與九性全具通明自生何必去開發他待他良知或有未悟處自來求通只須迎機點化便自一徹永徹故曰初筮告若再三則彼必自慁其眞蒙故忘生情識求多于議論是智巧技能之根也我豈可又鑿其竅以長其智故哉是以不告所以者何蒙養利于正也養蒙便是作聖故曰聖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山下有險阻在下而難濟險而止蹇在上而難進皆蒙之象也以亨之亨專主志應言志應則通故可以我之中感彼之中時中以九二健順恊宜之成德言剛中以九五陽剛中正之本體言二以守道爲志五以求道爲志二不求而五求則兩相孚故云志應蒙與聖非兩截孟子云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蓋赤子之心蒙之本體也聖不過保全其本體耳故養正便是作聖非謂今日之蒙後日之聖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坎不曰水而曰泉者水取險義而泉則自其源之初出者言山下出泉靜體中天機之動也君子觀蒙之象則知泉有流行之勢山爲泉源之本源必深而後流長流必迅而後泉達故其動也體坎之剛中以果其行如泉之晝夜不舍其靜也體艮之靜止以育其德如山之敦厚不窮

此以人之自開其蒙者言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蒙之初嗜慾尚淺天理未喪最易感發但發之

道不在外求利用正身以儀刑之又用言說以訓迪之如洪範建極敷言是也故曰以正法正即象辭養正之正若用刑法以往勝姦邪不惟變革之難且有反上之患吝莫大焉蓋謂之曰正則徒以言教者末矣況威乎上九擊蒙且不利為寇而發蒙以刑誤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者包者有教無類不忿疾不求備之意四陰

爻爲蒙故稱婦二以陽受陰爲納婦之象納者誘掖引進納之于善也然文王之化及于漢廣女子則納婦亦莫非發蒙之功必如是乃盡包之義耳五君也父也二臣也子也五既陰柔故發蒙皆在于二乃人子克治其家之象剛柔接者二以剛接五之柔象所謂志應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往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陰居剛位不中不正乃女之剛躁而妄動者夫女子當未嫁之日即有不順之行此蝃蝀之詩

所謂懷婚姻大無信不知命者也二雖有包蒙納婦之吉亦棄而勿取何也蒙以養正其正已失如木先踣其根灌溉無益矣故不言蒙金夫指上九金行屬秋其氣殺上當擊蒙之任有肅殺之威與三爲正應故稱金夫不有躬上擊也非見金亡身之謂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此爻陰居陰地孤獨自棄而無與發其蒙者也陽實陰虛陰資陽以爲明者故曰遠實而象困蒙雖未妄行而凶民斯爲下矣不亦羞乎初之

吝在民四之吝在已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于人舍已而從順也降志而求巽也其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耶此彖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夫誠心以下賢則有啓沃之益君德成而帝道光吉孰大焉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傳說皆學焉而後臣之用此道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卦之不蒙者惟二與上二得中得時故爲羣蒙之主上過剛過時故不能包蒙能擊蒙蓋包者容其發之所不迪擊者攻其包之所已窮然擊者亦憫其無知過其邪妄以開其自新之路生之也非絶之也使攻治太過則必反爲之害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必至之勢也故曰不利爲寇利禦寇上下順者以順致順也屯之利建侯君道也蒙之童蒙求我師道也乾坤之後繼以屯蒙蓋師道立則善人多君道立則賢才輔而天下治天地之心屬于君師矣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四上兩陰爻爲坎體之險九五濟險之主下三陽濟險之輔三陽上進而遇險阻必待九五之援而後可以効愶濟之能九五正位而居尊必待三陽之進而後可以成利涉之績故曰需上下同心有孚也相得益章光亨也終始一德貞吉也大川者坎險之象也以有孚光亨貞吉之道而需何難濟之有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

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乾下坎上故曰險在前剛健躁動者常陷險而困今曰不困窮以内體三陽遇險而能需則不至犯險九五居中處險而能需則可以出險故不困窮者需之義也五需之主也剛而不正則爲恣睢暴戾之私正而不中則亦高亢過激之弊今以陽剛居五是以正中居天位也故有孚光亨貞吉而利涉大川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于天則陰陽交蒸雨可立而待矣此需之象也君子以剛健正中之德位乎天位則雖居險中亦適然之數數窮理極其險自消聖人之心光亨利涉無意必也飲食宴樂形容其安處不動之體耳主九五一爻言故曰聖人不能爲時能不失時不失者豫養而乘之也急遽躁動則必陷于險矣本義云飲食宴樂俟其自至非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無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無咎未失常也

初雖剛健之才然不得中可以守常而不可以

濟變又卦下而遠險不任濟險之責才與位皆不可以犯難故象需于郊稱陽易躁或不見險阻而輕進故利在安守其常蓋才不足而犯難則爲賈禍任不當而犯難則爲亂常此咎之道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沙瀕水之地二進得位漸近于坎故象需于沙衍寬也從容不迫之意才可進而不進未免羣小之訾議然時勢未可乘而冒昧驟進必蒙難

而敗事此行在中所以終吉也若褊心之人一
聞譏誚便攘臂而往矣二一剛中柔順豈爲之乎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
致寇敬慎不敗也
水潦所止曰泥逼于水者也九三重剛居內體
之極與坎相遇故曰災在外寇指外卦坎體言
此亦勢之所必致非謂躁進也蓋天下之事固
有出于委任難避而衝冒于險者亦有出于機
變相乘而偶值其險者自我即詩云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之謂到此地位直自退托不得故有

需于泥致寇至之象所貴乎君子者只要善遇之耳遇之之道敬慎爲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已此足周公未發之意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此爻正坎險之始三陽上進四以一陰當之勢必見傷故其象爲血出血者四則需于血者三陽也穴象中空陰爻似之四既受傷則順從而聽三陽之出以上比于九五之君矣身爲險而復自需之解者大誤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一陽居二陰之中坎險之主也然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而又需下三陽同德之賢以爲之援恭已雍容優游待治有需于酒食之象雖未脫坎險而光亨利涉之勢在眉睫間矣故曰貞吉苟無中正之德而有宴樂之需是安危利災樂其所以亡者何吉之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穴岩穴之穴大抵世間危險之患惟用世居位者常不免此爻居外卦之上如廢棄投閑之人

岩居谷處已脫世網終踰絶險之外故有入于穴之象下與九三相應九三與下二陽皆用世者進而不已不期來而自來所謂不速之客也吾敬而順之則豪傑共濟世路清夷我得以終衡門之樂豈非永終之吉耶此等人雖无益于世亦足自適故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誠實無詐謂之孚能懲忿欲謂之窒儆戒恐懼謂之惕和平無忤謂之中有此四者則自然无

訟即不已而訟亦无不吉凌犯不悛謂之終變詐自怙謂之終故凶大人能使民無訟即不免于聽訟必不枉其是非之實故利見大川坎險也見訟者不可行險僥倖也故曰吉曰利非勸訟乃止訟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上下以彼巳言險健以一人言訟者有孚而成訟則理直氣壯故曰剛來又能懲忿欲操懼心

則必不敢任氣以枉道故曰得中剛而中所以吉也不可成謂彼此無爭端則訟無由成非謂終訟之事也淵者大川之深不可測處訟而履凶卽深淵之不可復出也故曰不可成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一生水本是一氣何以違行天體至健運行于上水生于陽陷于陰行于地中一動之後遂成天淵之隔此行之所以違訟之象也人巳本是一體休戚相關只緣有我相人相便起爭競之心而訟端交作矣故聖人治天下不貴聽訟

而貴無訟大畏民志此謀始之道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陰柔才弱位卑勢微有懟忿而无遂心故始雖有事于訟旋即退悔自知訟非美事長則噬臍故但微訴其情辨明即止所以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有陽剛之才而无應于五人臣才足以濟險而不見知于君者也即聖賢不无自明之心然

居坎險之中勢難自辨故不克訟惟歸咎于已退避省約不敢有其君之封邑文王曰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因獻洛西以悟紂庶于臣子之義爲无眚耳不然以不見諒之君而遽自辨白是逞臆以翹君也又不然而以不自白之身偃然享其邑奉是據私邑以要君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故曰患至掇也少知分義者不爲况九二文明柔順之臣乎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本陰柔之質所謂舊德也而處剛位又承乘皆剛乃危厲之地恐爲習俗所移而躁進健訟故欲其守舊德食者厭飽之意然不貞則或爲柔懦爲柔惡故欲其貞不厲則无遠慮必有近憂故欲其厲王事即訟乃不由已作而爲他人所連及者事在于上故曰王事成即彖辭訟不可成之成如今成招成獄之謂无成以其柔順從上無可歸結之罪所謂終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四與初爲應初既不永所事而四以陽居陰位則剛而能柔亦知自反而就于天理故有不克訟復即命之象然因初之柔弱而不終其事則猶有計較强弱之意是即好勝之心而訟之根未拔去也終非吉道變其訟心復其本體而安處于天命之正則拔本塞源而歸于无訟矣故曰吉此以下四爻俱是惕中吉之類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下四爻言不訟而此言訟者謂訟一卦之中惟此爻爲大吉也蓋中正之道在我則大畏民志

有恥且格不待聽而訟自无矣聖人不貴聽訟而貴无訟元者善之長也惟无訟是爲大善之吉本義云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是以九五爲治訟之主也可以言吉而不可以言元吉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九以陽居上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取禍喪身固其常理或其善訟欺天罔人至于受服命之榮是縱其暴而奪之鑒也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必無久安之理何足敬乎自旦

至食時爲終朝褫奪也極言敗亡之速所謂終凶也大抵訟非吉祥之道柔爲止訟之由故初與三皆終吉二與四不克訟則无眚而吉惟上九窮剛以訟取勝則有終朝三褫之凶甚哉訟之不可終也此非九五大人中正爲觀何以使民之无訟哉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卦一陽統五陰曰師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丈人也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

之象行師利于得正尤貴任用老成乃吉而无咎蓋事固有吉而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如以有名之師任无名之將未必成功以有名之將與无名之師適爲黷武能必其吉且无咎哉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衆正如八百大會三千一心是也以用也非武王恭天成命何以服衆正之心而用之然不有鷹揚之尚父亦无以成厥功也剛中而應二五也行險而順卦體也兵凶戰危天下以爲志在

救民聖人以爲酖毒天下簞食壺漿民悅之若望雲霓聖人視之若崩厥角故欲知與王之用當求用衆之本仁人之得豈聖人之急務哉不得已耳未有不善用衆而善將將者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王氏曰水聚於地中爲衆聚之象古者寓兵於農兵農合一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之民出則爲伍兩卒旅軍師之衆畜之於無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此民即此衆也自井田廢而兵農分農之所出費於兵者十九民無聊生世有

團結鄉兵之法有司苟能實心舉行立爲保長聯以什伍之制訓練以時調發以度不惟可以省費禦暴亦寓兵于農之遺意保護鄉閭之急務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行師貴謹始謹始以號令節制爲本蓋軍命懸于將將權在于律興師以正而出師不以律亦危道也否者失律也臧者正也雖臧亦凶況不臧乎故曰有制之師无能之將不可以敗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

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此所謂丈人也以陽剛之才專將師之任不患其不及患其過也中剛中也吉以行師言无咎以將道言三錫極言其寵命之隆如天王使宰孔錫命桓公使毋下拜之類蓋六五柔中之君非好大喜功者必其臣德足以懷柔萬邦然後錫命至于再三承當也不負所使也惟師中之吉故能當天寵之隆惟萬邦之懷故不吝三錫之寵所謂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如此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輿衆尸主也此爻以陰柔之資而居剛位輕率躁動中無定見易徇人言故有輿師之象或之云者言畏縮不動猶無大失一或撓于衆謀師无專主則必喪師辱國如唐以魚朝恩監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則雖李郭在帥中兵不免敗衄輿尸之驗也此見命將者當愼擇遴選不可使柔懦之人握兵柄耳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兵家尚右右爲前而主進左爲後而主退又云善師者不必戰善戰者不必進先爲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則亦不可執以爲常也此爻陰柔才弱下臨坎險有師行而敵人負固不服之象知難而退雖无克敵之功亦有全師之智故曰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此師之主也柔順得中非好兵之主必有爲民害者乃聲罪以伐之若禽獸害田禾不得已而獵取也不輕動以殃民故利而無咎自衆尊之曰丈人自君稱之曰長子閫以外將軍制之君

命有所不受況可使稚弱小輩干預乎故雖有執言討罪之正亦凶此申言九二六三兩爻之意見用將不可不慎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上六即六五上上是命將出師聲罪致討之權此是師終順極論功行賞之典故稱大君有命命內包官賞故象曰正功開國承家二句是立爲常典世守之法如武王歸馬放牛之後有列爵分土建官位事等制周公慮六五柔君或牽泥

于陰小之輩故有此戒孔子云必亂邦可畏哉

夫六爻中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執辭聲罪旋

師班賞无所不載乃知後世兵書之煩不如師

卦六爻之略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水流下民歸仁故水非地不比民非君不比上

下一體吉之道也原本原之原人心本初光光

淨淨只是個仁芥纖夾雜便有間斷非正道永

貞即仁之有常而正當者耳无咎以比道言不

寧猶云不軌不靜方來如百川四海同歸于地中也不來者謂之後夫如云後至則聖人歸斯受之何忍拒絶惟其自外于聖化絶滅人道便無人理故其道窮也彼自凶耳聖人何心哉

象曰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輔比輻方成車民比上方成君離之則非是矣故比吉剛中正是元之本來所謂原筮也指九五言上下應者彼我無心也聖人中和萬物自育非聖人育之也聖人元永貞不寧自來非聖

人來之也何者一氣之應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之比地在在皆然此造物之無心也民有血氣心知之性風氣不同習尚各異雖聖人在上存神過化豈能一一自爲之聯屬必隨地而立之國分國而樹之君推心置腹使諸侯各君其國子其民則天子親諸侯即所以親萬民而萬國比于諸侯即比于天子也故元永貞者比之本建國親侯者比之法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五陰皆以五為比初居下如遐陬僻壤最遠于君不能自達故為惡易為善難須誠確自守闇然內比乃得无咎眞積之久如缶盈溢則名聞日章徵聘自至版築魚鹽未必非興賢之階也故曰終來有他吉人可以荒遠而自鄙夷之哉讀小象之辭聖人警省之意深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卦之諸爻皆比于五比非必近君任事而後為比即衡門泌水棲遲自得終為聖世之逸民亦

比也故隱居求志士人之常而二以柔順中正之德與五爲應則五自下求于二如伊尹樂堯舜之道湯三聘之而後就是以堯舜之道比湯也所謂自內也窮不失義故得已焉貞也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吉也比比之最善者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以陰位陽是以柔暗之才居易動之地且處羣陰之中志念不定必有非所比而比者矣此因爻體陰柔不中而慮其失所比欲占者之觀象而覺悟也故不言凶而象亦曰不亦傷乎皆豫

警之辭也若必以上爲正應則鑿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四近五是居人臣之位者比非止比君當與賢
者同道相益同心共濟比肩戮力于王室內體
三爻柔順比五四身爲大臣率以上比所謂比
賢以從上也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其此爻
之謂乎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
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
上使中也

王者中正爲觀而天下自服是有比天下之道而无比天下之心如日月之明容光必照而日月無心也故曰顯比三驅者天子不合圍置三面網而開其前驅之使去也王者之網任禽之自順自逆而已無必取也王者之道任人之自來自後而已無必比也然元永貞之德在我則上下自應從者不誠而自同不使之使也如太王去邠而從者如市驅禽而禽不去者也成湯征葛而聞者恐後不誠而捷于誠者也此顯比也吉孰大焉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陰之比陽一理相成猶身之比首一體相成不可强而合亦不可强而分羣陰皆比五獨上六一爻居于五上不來相比猶首之不屬于身是首身分離之象也故曰比之无首反道敗德自外于王者之化如天之生物而傾者自覆也豈必征討之戮而後謂之凶哉故曰无所終也

易象管窺卷之二終

易象管窺卷之三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陰陽對待陽之不可無陰猶陰之不可無陽雖以小畜大自有亨通之理但陽唱陰和陽薄于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爲雨四以一陰畜五陽力弱不能勝陽之進則所積未固故有密雲不雨之象雲陰氣西陰方雲起自西郊故密而陽

不爲唱弗雨也猶臣欲布君之澤而君志未孚志弗行也當是時紂方煽虐于上飛廉惡來之徒助虐于下詩云魴魚頳尾王室如燬民之望雨亟矣文王爲西伯以一人之身欲悟君心散邪黨而施膏于天下何可得哉故曰自我西郊蓋自傷力薄不能獨濟而感孚之未至也天王聖明之心見乎辭矣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雨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上二陽亢君也下三陽强臣也以驕亢之君佐以强悍之臣四雖得位疇其應之故應者不應也應之則成其爲小畜而健順相成君德剛中雲行雨施而天下治矣四之志豈不行而亨哉乃者難之之辭傷文王之志也尚往者陽進而不畜也志行以既畜而言施未行以始畜而言蓋論卦義則健順相孚固有亨通之理論彖辭則不雨自我實有引咎責躬之心孔子深知文王矣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以一陰畜五陽爲力甚難畜之不固則无以成雨月之幾望則懼其征凶正文王當紂之時岌岌乎殆哉懿文德所謂內文明而外柔順也故曰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此文明之德行于君上猶風之行于天上也儻紂因文王之小心而有悔悟之志則西郊密雲用作霖雨雖不能大畜君德而以文明之道轉移君心庶几成小畜之功此文王之心乎周公可謂善繼其志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卦言畜取止之義爻言復取進之義陽本在上

之物故自下升上曰復大抵天地間氣化人事皆有陰畜陽之時陽既爲陰所畜便不宜過剛躁動躁則有乖舛謬戾之咎矣九陽才初陽位故曰自道復其本位潛伏于下不與陰爭何咎之有迹受制于陰道无損于巳故曰義吉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與初牽連而進亦不至于過剛過剛則與陰爭擊而自失矣亦者本初爻復自道而言故其吉同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

也

三夫也四妻也唱隨相和如輿之有輻相輔而行四以巽順之情柔服其夫而三重剛不中暴戾忿睢則必反目而爭不能相和如輿說其輻而不能行矣故其象如此程子曰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說輻反目三自爲也蓋始以失道而受制終以氣忿而相爭故曰反目由于脫輻輻與輹不同輻車轑所以利輪之轉者輹伏莵在軸之承輿者輹車不行則說之輻必輪破轂裂而後說故大畜陽能自止則說輹不欲

行也小畜爭而致傷則說輻不能行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此畜之主也四與三比三雖剛暴四以柔順承之且得五上之助則其力亦厚以故其象爲有孚相和而不相爭血可以去而惕可出也蓋以全卦言則五陽爲一陰所畜以二體言則五上皆爲四之助故曰上志合彖所謂剛中而志行也血去惕出與需卦需血出穴皆陰避陽而然聖人扶抑之義深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爲以兼乎上下四既孚五五亦孚四上下相孚如手把攣任連結不可解也陽實爲富鄰指上九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左提右挈之謂蓋畜乾之功雖由六四而成而四之所以能畜者由九五之君以其富厚之力左右之以巽止健實以健止健彖所謂健而巽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既者已然之辭由九五言密雲不雨未畜也既雨畜而亨也陽既爲陰畜則處而不復進矣此皆六四尚巽順之德而承載之者也然以陰畜陽雖婦德之貞終屬危道何也陰不可過陰盛如月之幾望勢將敵陽陰疑于陽必戰君子者陽也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能無傷乎故曰征凶此聖人戒陰之辭也如以臣畜君既諫行而澤下猶宜巽順謹畏以德承之稍自盈滿則疑于偪君而君必疑之矣畜之未成則引之爲西郊

之過雨之既降則慮其有幾望之凶聖人之爲慮遠矣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者有所躡而進之義乾陽爲虎而三亦剛位是虎尾也六以陰柔居之是履虎尾也然兌以一陰見于二陽之上其德爲說以兌承乾和悅以躡剛强之後故不見傷大抵人之涉世多是危幾然有履危而不傷害者有柔能制剛是亨道也繫詞以易之興爲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詞危

履虎尾危之至矣而紂卒不能傷文王故履爲

九卦憂之首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彖以二體言則說而能應故有不咥之亨六三以爻位言則柔而躁動故有咥人之凶不可例觀也至于天下之至危而難履者莫若帝位五以陽剛之德居中得正所以履而無疵蓋從敬懼中得之爻辭所謂厲也則兌之所以不見咥于虎尾者固由和說然非五之中正安保其无

陵下之患哉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澤一定之分三尺孺子亦能知之辨者于其幾微之際人所易忽者而明别之也人知天威之不可犯而不知路馬之不可齒知兄臂之不可紾而不知疾行之爲不弟君子欲移風易俗齊治均平必從隱微疑似之間區分縷析使民凜然畏懼不敢踰越尺寸乃可定其心志而帖然順治耳徒曰天尊地卑君上臣下則古之姦雄僭逆悍然不顧者何接踵比肩哉文言曰臣

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由辨之不早辨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絲帛未加采色曰素禮以質爲本人有雅素潔白之守然後志不移而行不汚此學者出門第一步志願一定終身不易位有變遷而獨知之地自有可願欲者在于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也自得又何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履道易樂道難九二以陽剛之才而居說體履道而說如行坦途无所窒礙故有坦坦之象然二臣位而言幽人蓋處富貴而澹然不以榮名勢位亂其獨行之願猶然素履之往耳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以柔居剛不當其位如一目眇小而自以爲能視獨足徧廢而自以爲能履其冥行妄作失說而應之道能免虎噬之凶乎大君以本卦一陰

乘二剛言志欲凌陽如秦政項籍之流炰烋欽
愬秪自速其亡耳此又形容眇視跛履之狀乃
象外之象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兊履乾則四爲虎尾以四履五則五爲虎尾愬
愬畏懼謹審貌四位大臣承九五夬履之君位
高地偪稍不知愼或愼而不終皆危道也幸以
陽居陰剛而濟之以柔得含章守貞無成有終
之道故上諒其誠而得以行其志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夬決也以乾剛居至尊下又巽順事可必行志可必遂剛決亦其所宜但才常傷于所恃危多出于自安故當守之以中正持之以危厲何也天位至危位正而德不正則履之而疚故當貞厲辭畏齊曰彖統一卦言爲柔履剛則柔承于下而君道全故云不疚爻以一爻言爲剛決柔則陽亢于上而君道失故欲貞厲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視回顧之意祥善也吉事有祥祥生于履非外

至也考者反之平生也旋者自始至終无少欠缺之謂元大也所謂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者也曾子易簀其考之而旋矣乎人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履之象見矣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楊誠齊曰乾坤天地之大初屯蒙人倫之太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原亦爭之端爭一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聚履以辨治而後至於泰豈一

手一足之力哉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天地以氣交自是常理惟上下之交爲最難一驕一諂非交也上以禮貌待下下以形迹事上亦非交也要在志同道合而裁成輔相之業成焉唐虞都俞吁咈氣象是也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內君子者以之爲腹心也主六五任九二言此泰道之本也君子在

內則陽明日長陰濁自消舜有天下選于衆舉
皐陶而不仁者遠此之謂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
天地未嘗不交若非元后主宰斡旋其間則處
置失宜民物夭癘反以干天地之和于是有日
月悖行山川崩竭者矣故泰者天地始之元后
成之者也財與裁同自統體而言曰道自流行
而言曰宜蓋天地之化籠洞相續下來聖人便
裁作叚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

夏秋冬四時而其間耕耘斂藏之事皆所以輔相其宜者也此便是左右民處蓋天地之氣只此民物聖人節宣天地之氣則民物自咸若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茹茅根之相牽連者拔一茅則其茹相連而起彚類也三陽同體一陽進而衆陽與之俱進其象如此君子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外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泰之時人心將自巧而返朴世道將自薄而還淳民有標枝野鹿之性士無觸犯忌諱之嫌蓁蓁狉狉若荒決雜亂者然以有心治之則操切以傷雅道以無心處之則廢弛而啓頹風包者在有心無心之間也有心無心之間最易厭倦此非有剛毅之勇者不能擔當負荷故用馮河徒涉者精力稍懈則沾濡淪没包荒者尚其勇亦如之危機隱禍常胚胎于太平无事之時精神智慮或明于大而暗于小察于近而忽于遠則罅隙多而釀亂基患恒必由之不得言包故

用不遐遺處心積慮之間少有朋從往來之私則必多低昂軒輕之念營植偏黨之計亦時不得是包故又要朋亡合馮河之勇慮遠之智朋亡之仁乃得進于中行而盡包荒之道也二以剛中應六五爲致泰之主故責備之如此周公論相業故曰中行孔子推本其心故曰光大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

三陽與四陰相遇交會之處故曰天地際也泰道成矣聖人爲戒必于方盛之時故以平陂往

復艱貞爲戒平陂以世道言往指上三陰往則必復論其將來之理耳艱者艱危其思慮貞者正固其施爲如是則可以无咎然所謂艱貞者无他亦固上下之交而已孚者誠信相與即彖所云上下交而志同也上下猜疑則多憂多慮惟勿憂其所孚則明良合而泰可保在九五則惟辟玉食在九二則不素餐兮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季彭山曰翩翩飛下之貌指三陰而言不富陰

虛之名鄰五與上六也當泰之時陽德方亨君子道長三陰在上不敢爲主下順從陽皆出誠心不待告誡也所謂外小人而道消者其義如此陽之進則曰彙征陰之順則曰不戒正見泰隆氣象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以陰居尊爲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剛中之賢有帝女下降之象夫言莫予違者暗主也從諫如流者明主也至于如婦之從夫則中心

悅服有百從而无一違者矣豈特如流而已乎
故曰中以行願也祉福也元吉福之大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
于隍其命亂也
治道積累以成泰如掘隍土積累以成城三陰
往而至于上則將復居于下故有城復于隍之
象師衆也泰平无事小人樂于紛更或好大喜
功開隙端以役大衆不知邦之杌隉由衆志不
安故戒以勿用師邑國中都邑告命慰勞安集
之意書云愼令允懷詩言辭輯民洽是已蓋謹

內治以防未然也此雖一出于正猶或有吝況可亂其辭命以動揺人心乎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之猶於也言世道否于匪人也當否之時茲閉不通一無所利惟小人得志横行在君子則當堅貞固守以待天下之泰也泰先言象而後言占是以天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占而後言象是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歸之天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意深矣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無邦者志不同則生陵替名分倒置綱紀不立與无邦同乾稟氣坤成質有氣斯有質陰包陽也故內陽外陰則萬物通而爲泰內陰外陽則質無所麗故萬物不通而爲否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儉德有二義韜光斂華則可以杜讒而避嫉甘

苦茹淡則可以固窮而隱處故避難莫如儉德如此則小人雖欲榮以爵祿而援引自附不可得矣此卦辭之所謂君子貞爻辭之所謂大人否亨者也不然聲光少露物色旋加爵祿來而害隨之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泰初君子以類進否初小人亦以類進然君子小人本无定名惟正與不正而已三陰皆小人惟初六之過未形易與爲善茍能背邪從正以

忠君愛國爲志一人變則其類皆變矣吉人之多非世道之亨乎彖辭以貞屬君子爻辭以貞訓小人爲小人謀正所以爲君子謀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包醞藉不露承委順不拂乃小人之善事君子者故在小人中不害爲吉但性本陰邪欲引正人以自附大人不可以其包承于我失其守而亂羣則身愈否道愈亨矣何也大人將養正以待時苟一亂羣則不惟失身于可賤之人而兆

不足以行欲反之正不亦難乎此宋人謂停之術所以爲疎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此爻以陰邪之性居躁動之位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朱子曰初六是小人欲爲惡而未露六二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知承順君子到六三便全做小人然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上也自不穩當故曰包羞此否之極也大象所謂儉德辟難者辟此包羞之匪人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任濟否之責自當以撥亂反正爲已任但必有君命乃可以號召同類懾服羣小行吾志以濟天下之否如此則不惟巳可无咎而同類亦並獲其福不然如東漢之衰嬖倖持權竇武何進倚元舅之親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共起而圖之宜若可爲也然命不出于君而下不應故與疇類皆陷于禍然後知聖人之慮遠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大人屬上爲句五以陽剛居正位得四上陽明之助君臣合志撥亂反正乃休否之大人也當是之時君子之道將長小人日懷窺伺萌蘖易生禍患不測惟日置其身于多憂多難之中兢兢業業思艱啚易乃可休息否運其亡其亡者危懼自警之辭桑之爲物其根最固故謂國家安固者曰苞桑苞叢生貌此所謂吉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休者人力把持否運已無可更進至此則撥亂而反之正否轉爲泰矣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

方居多焉先否者視傾猶未傾即上其亡其亡之戒必如此乃有苞桑之固而後喜可知也然否極傾而爲泰則泰極亦傾而爲否天運循環无往不復故又戒之曰何可長也則又從喜字中來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天在上火性炎上象同二五中正相應德同五陽共與一陰情同同人貴公不貴私貴大不貴昵同人于野公而大矣有此公心則同一人不

爲挾同天下不爲廣无障无礙觸處皆通故亨人只緣物我異視則同室仇讐人已一體則胡越一家何險阻不可濟然謂之于野則无畦町元城府氣象固甚大若心中漫无可否不免同流合汙與老子和光同塵一般了故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二五爲同人之主但君以尊臨卑其情易驕常欲强人以同乎巳臣以下奉上其情易諂常欲

强巳以同乎君君臣以迹相與卽堂廉之間不勝矯飾何以通天下之志今二柔順中正以應五則非强巳以同君矣五剛健中正以應二則非强人以同巳矣故曰乾行者言健之倡乎順也曰君子正者言順以承健而君臣道合也此于野之同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類族如天之大無物不覆異中之同也辨物如火之照洪纖悉別同中之異也不然賢愚混淆親疏莫辨如雜鍮爲鏐雜玦于瑜非但金玉失

其珍而鑰玦亦无用矣蘇氏曰水之于地為比火之于天為同人然比以無所不比為比同人以有所不同為同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初有出門之象門非與野相對而為二義也于野本同人之德言于門以德之初動言凡人之情親昵則疎遠忘分別則町畦立初九剛而無應一出門而四海皆兄弟也故無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二文明中正上應九五剛中之君必大公无我

與君合德通天下之志以爲同乃不負此爻之德與位宗同體兩陽爻在門以內故相比而易合古者有宗法以聯族合宗同先自近然止同于宗則隘而不公非同人之量矣故可羞吝葢戒之也非以二與五應爲繫吝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以陽居陽躁而不靜與上體三陽相偪而有戎心然居下體如伏戎于林莽之間者大阜曰陵以居本體之上言剛躁之人不肯與下爲伍惟

欲與勝已者相敵然上體三陽固結无間可入
欲與不得久而自安故有三歲不興之象下之
既不肯謙抑上之又不能自附將誰同哉此天
地間一大蠹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
吉則困而反則也
墉城也九三伏戎于莽四乘其上高下不敵故
三弗能攻然四以陽居陰剛而能柔不與爭鬬
但善于守備故曰義弗克也爻主三言象主四
言困者斂避退屈之意所謂柔順之義也乾元

用九乃見天則故曰反則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五以陽剛中直之德與二柔中相應同人之主故但曰同人而不言地葢聖人以天下為體必合天下以為同其心始愜三四恃強爭鬬不能相同則乖其一視之念故先號咷至于三歲不興困而反則變乖戾為和同則志通天下六合為家大衆相合而有于野之亨矣此所以笑也强莫强于人心反異為同最不易能相克即虞

書克讓之克出于人心自然之和合非形迹可强者此非九五大君默以中直之德先天下惡能通天下之志以爲同哉先儒以大師爲克敵之師則忿疾殘忍之行也同人云乎哉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陽居卦外此沮溺荷蕢之流所同者不過辟地辟世之徒甘心隱逸而无悔者也然揆之以同人之道則果而慽矣君子當通天下之志豈可絶類離羣哉志未得病之也然與其爲三四之爭而不能同又不若爲上九无所同者之爲得

耳按同人之道恁地可做不必有位而君相則同人之主也先儒以二與五應爲繫吝以三欲同二而恐五之見攻四欲攻二而止于義之弗見此皆拘于相應之說膠固不通非同人卦義矣初之无咎納于二五大同之中者也上之无悔雖不爲二五所同然无忤无爭不失爲高蹈之士亦聖世之所不棄也惟三四恃剛而爭則二五欲同而不能一時變化故有先號後笑之義耳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大者陽也五一陰在上五陽應之有其大也火在天上有人君照臨天下之象如舜以文明之主恭巳于上而五臣輔之也小畜一陰居四欲止五陽以爲用故但言亨而有密雲不雨之嫌大有一陰居五能有五陽以得其用故不惟亨而且亨之大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彖專主九五言上下應之應大中之德非應尊

位也故能有其大能有其大則乾之德爲我所有而作用皆陽剛之妙應矣故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元亨者以五陽而亨也君道逸而有成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陽剛發揚无所不照君子之德內剛健而外文明故能應天時行如火在天善惡畢照天命有善无惡所以爲休遏揚正所以順休命也蓋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釁孽萌于其間而不能保有其大矣同人離在下而權不敢專

故止于類而辨大有離在上而權由巳出故極
于遏而揚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
害也

富有之世人情喜交躁動于是有驕奢淫佚之
禍初九无正應故无交害人或以其寡合而嫉之
然動不若靜躁不如恬非其咎也君立志不堅
慮害植交咎乃成矣故曰艱則无咎艱者固守
其无交之志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

不敗也

剛居柔而得中爲六五之君所倚任虛足以受健足以行中則无過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以載不至撓敗也故所向卽能成功伊尹任天下之重足以當之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易以陽爲富大有以一陰有五陽而實以乾之陽爲主三居乾首爲有之極乾居離下有人臣亨天子之義公者德位兼隆之稱乃大臣之誠

于亨上者也若以小人之心而居此位則植利營私剝民奸主國之害也烏能亨上哉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彭盛貌六五柔中之君虛巳下賢九四其大臣也近君者勢不挾而震用事者權不招而集權勢所歸禍敗所隨也離初柔位故明足以辨禍福之機而歛然不敢有其盛所以无咎晳者明之極也

六五厥孚交加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離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之以柔專任誠信故能發其在下之志而下亦盡其誠信以事乎上上下相孚故曰交如誠心所孚不假刑威君子之心囦坦然平易而无戒備而潛消黙奪使人肅然畏敬有甚于鈇鉞之加者葢以德爲威威而不猛故曰威如孚以聯志威以作肅故曰吉本義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不合小象之義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初爲民二三四上爲臣五厥孚交如而二之大

載三之用亨四之匪彭皆信以順乎上者至此功成身退高尚其事而澹然不攖于勢利之場繫辭所謂履信思順又以尚賢者也處大有之世遇交孚之主滿而不溢明哲保身天益其謙君高其節何不利之有

易象管窺卷之三　終